

§ 揚帆而去

532BC 薩摩斯島。

這一天，索芙洛涅(Sophrone)回到宮殿已是傍晚。

港口的風把旗幟吹得獵獵作響，宴會已經開始，酒香與肉香沿著石階往上爬。她卻沒有立刻入席，而是先在內院洗了手——

那是她在半圓學院學到的習慣：在接觸任何器物之前，先讓自己歸零。

波利克拉底注意到她遲到，卻沒有動怒。

他正在與賓客談論船隊與收益，看見她時，只是舉杯示意，像對一件仍屬於自己的財產點頭。

宴會散去後，他叫她留下。

燈火被撤得只剩一盞，照著牆上的獅首浮雕。那是權力的房間。

波利克拉底正獨坐在高台上，燈火將他的影子拉得極長。

他已經知道了。島上沒有真正的秘密，只有被允許存在的沉默。

「妳最近，常不在。」他語氣平淡，像在談天氣。

「是。」她回答。

「去哪裡了？」

她沒有立刻說出那個名字。她知道，一旦說出口，事情就再也回不去了。

她走到房間中央，站定，像在量一個無形的距離。

「父親，」她說，「我去學數學與音律。」

「你學會了什麼？」波利克拉底沒有轉身只是微微一笑，那笑容裡有輕蔑，也有容忍。

「數學？我以為那只是祭司與老人的消遣。」

她抬頭，第一次直視他。

「不是的。它們不取悅人，也不服從人。它們只成立，或不成立。」

這句話，讓空氣停住了一瞬。

波利克拉底的手指在椅扶上敲了一下，很輕。

「所以呢？妳學會了什麼？」

她沒有談定理，也沒有談音階。她說的是更危險的東西。

「我第一次知道，」她說，「有些事，不會因為你是誰，而改變。」

她停了一下，像是在確認自己沒有說錯。

「一條弦，拉到某個長度，就只會發出那個聲音。不因你是僭主，不因你有船隊。」

這時，波利克拉底站了起來。他沒有發怒，這比發怒更可怕。

「妳是想告訴我，」他慢慢地說，「這些東西，比我更真？」

她深吸一口氣。「不是比你更真，父親。而是一一它們不需要你。」

那一刻，波利克拉底的臉色終於變了。

「所以你去學他的學問，」他語氣平穩，「是為了反駁我？是誰教妳這樣說話的？」

「沒有人。」她回答。「他們只教我聽。」

「聽什麼？」

「聽比例。聽必然。」

房間裡靜得可怕。

過了很久，波利克拉底笑了。

那不是愉快的笑，而是決定了什麼的笑。

「原來如此。所以妳不是背叛我，妳是以為，妳找到了不屬於任何人的地方。」

「畢達哥拉斯是個聰明人，」他慢慢說道，「但聰明的人，若不能為城邦所用，終究只是回聲。」

他走近女兒，聲音低了下來：

「學院的學生變少了，你知道嗎？市集裡的人說，那些比例養不活孩子。港口的年輕人，更願意聽號角，而不是單弦琴。」

索芙洛涅懂了。

這不是命令，這是風向。

他走近她，近到她能聞到酒與鹽的氣味。

「妳記住一件事。」他低聲說。

「凡是在我島上的東西，只要存在，就與我有關。」

她沒有退後。

「那麼，父親，」她說，「你能改變一個比例嗎？」

這一次，波利克拉底沒有回答。

他轉過身去，揮了揮手。「去吧。繼續去聽那些聲音。」

§

半圓學院的石地上還留著粉末的痕跡，弦琴被一一收起，只剩下暮色在牆上緩慢移動。學生們離去時，Sophrone 沒有跟上。

她站在那裡，像一個尚未完成的比例。

畢達哥拉斯沒有催她。

「老師，」她說，「我有一件事，不能再用沉默保留。」

他點頭，示意她說。

「我的名字，不是你們知道的那個。」

她抬起頭，第一次不再迴避他的目光。「我叫 Sophrone。」

這個名字一出口，空氣就變了。

畢達哥拉斯沒有立刻反應。

他只是把手中的粉筆放下，輕輕地，像放下一個早已預期的結果。

「繼續。」他說。

「我是波利克拉底的女兒。」

這一次，風從半圓形的牆外吹進來，琴弦微微震動，卻沒有發聲。

畢達哥拉斯閉上眼睛，短短一瞬。

他不是在憤怒，也不是在恐懼。

他在做一件更困難的事——重新排列所有已知的關係。

「我早該知道。」他終於說。

她一愣。

「不是因為你的舉止，」他補充，「而是因為你聽比例的方式，沒有恐懼。」

他看著她，語氣平靜：

「僭主的孩子，通常只會聽命令，或學會反抗。你沒有這兩種噪音。」

她低聲說：「我來這裡，不是為了他。」

「我知道。」畢達哥拉斯回答。

然後，他說出了那句真正決定命運的話：

「但你存在於這裡，本身就已經是他的聲音。」

她的臉色微白。「那麼，我應該離開嗎？」

畢達哥拉斯沉默了很久。

最後，他搖頭。「不是你。是我。」

她抬頭。

「這個地方，」他說，環顧半圓學院，「已經不再是用來隱匿的地方了。」

「若一個城邦需要數，卻無法容忍數的冷靜，那麼數不該留下。」

§

那天清晨，學院比往常更安靜。

沒有禁止，沒有封鎖，只是人數又少了一些。石地上空出的地方，像被比例悄悄重新分配過。Sophrone 踏進來時，聽見自己的腳步聲，比任何一條弦都清楚。

畢達哥拉斯已經在那裡。

他沒有授課，也沒有畫圖。

他只是坐著，看著半圓牆上映出的光影，像是在確認某件事是否已經完成。

她站在入口，沒有立刻靠近。

「你要走了。」她說。不是疑問。

畢達哥拉斯點頭。

「不是今天。」他補充，「但這個地方，已經開始屬於過去。」

她慢慢走進半圓的中心，站在那個她曾經第一次理解「比例不是意見」的位置。

「是因為我嗎？」她問。

畢達哥拉斯沒有立刻回答。

他起身，走到牆邊，伸手撫過石面上尚未完全抹去的粉痕。

「不是因為你。而是因為你證明了一件事。」

她抬頭。

「這裡，已經被看見了。」他說。

被看見，意味著被命名、被估價、被比較。
對數而言，那是死亡的前兆。

她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我以為，數學不需要地方。」

「數不需要。」畢達哥拉斯回答，「但人需要。」

他轉過身，看著她，這一次沒有師徒的距離。

「妳會留下嗎？」他問。

她沒有立刻回答。

她想到父親的宮殿、港口的旗幟、宴會上不斷變調的歌聲；也想到這裡，弦只因長度而鳴，圖形只因必然而成立。

「我不知道。」她誠實地說。

畢達哥拉斯點頭，像是聽到了一個正確的答案。

他走近她，低聲說出那句話，不是命令，不是祝福，而是校準：

「記住，Sophrone，不要把比例交給任何想要使用它的人。」

她的呼吸微微一滯。「包括我父親？」

「包括我。」他說。

這句話，像一道無形的界線，放在她心中。

外面傳來腳步聲，有人來找畢達哥拉斯，談行程、談船、談哪個城邦的風向比較乾燥。

他轉身之前，最後看了她一眼。

「如果有一天，」他說，「你發現自己站在兩個世界之間，一個要求你服從，一個要求你理解——」

他停住，然後補完：

「選那個不會因你是誰，而改變答案的。」



他離開了。

半圓學院在那一刻，像完成了一次證明。

Sophrone 獨自站在中央，第一次清楚地知道：她並沒有失去老師，她只是被交還給世界。

而世界，將不再那麼安靜。

消息來得很安靜。

不是公告，也不是傳令。只是有人在港口低聲說，畢達哥拉斯在詢問船期；又有人提到，半圓學院的門幾日沒有再打開。

波利克拉底聽見時，正在修剪一株橄欖樹。

刀鋒落下，枝葉齊整，沒有多餘的聲響。

「他要走了。」侍從試探性地說。

波利克拉底沒有立刻回應，只是看了看被修下來的枝條，然後把刀遞給身旁的人。

「不是被趕走的。」他說。這不是問題，而是判斷。

侍從點頭，又補了一句：「城裡有人說，他對薩摩斯失望了。」

波利克拉底微微一笑：

「失望，」他重複了一次，「代表他曾經以為，這裡能容納他。」

他走向露臺，俯瞰港口。船隻來往，秩序分明，旗幟仍在風中高舉。

一切看起來，和昨日沒有任何不同。

「他不是敗給我。」波利克拉底說，語氣平穩得近乎冷漠。

「他只是發現，這裡沒有他的位置。」

侍從猶豫了一下。「需要……阻止嗎？」

波利克拉底轉頭看了他一眼，那一眼裡沒有怒意，只有輕微的不耐。

「阻止什麼？一個已經明白風向的人？」

他走回室內，坐下，為自己倒了一杯酒，卻沒有立刻喝。

「真正危險的，」他說，「從來不是留下來對抗的人。」

侍從低頭，不敢接話。

「而是那些，」波利克拉底繼續，「帶著完整答案離開的人。」

他終於喝了一口酒。

「他會去別的地方。測量別的城邦，別的秩序。然後，有些人會開始問：為什麼他不留在薩摩斯？」

這一句話，比任何煽動都危險。

侍從屏住呼吸。

「不過，」波利克拉底淡淡地說，「這個問題，會很快被新的宴會、新的勝利、新的故事蓋過去。」

他站起身，像是已經把這件事歸檔。

「城邦不需要數學家留下來證明什麼。只需要他們不要留下來反對。」

走到門口時，他忽然停住。

「對了，」他像是想起什麼無關緊要的事，「Sophrone 這段時間，讓她少出門。」

侍從一怔。

「不是懲罰。」波利克拉底補充，「是保護。」

他轉過身，臉上浮現出一個極淡、幾乎稱得上疲憊的表情。

「因為從現在開始，」他說，「她會聽見比我更多的聲音。」

門關上。

外頭的風仍然吹著旗幟。

畢達哥拉斯尚未離島，但在波利克拉底心中，他已經不屬於薩摩斯了。

而真正無法預測的，不是那位離開的哲人——
而是那位留下來、卻再也無法被完全控制的女兒。